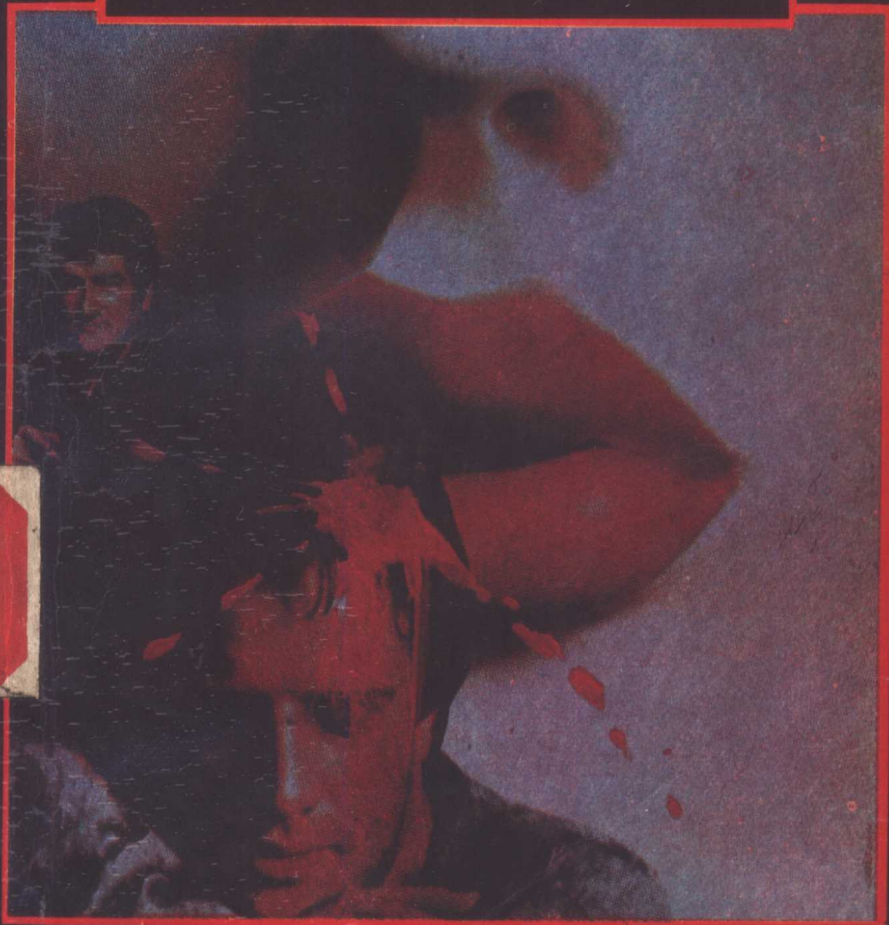


人佳血喋

〔美〕劳伦斯·桑德斯 著

王六一 何克勇 陈常锦 译



THE FOURTH DEADLY SIN
New English Library, Great Britain

1985

责任编辑 杨民生
封面设计 邹 刚
技术设计 夏顺利

喋 血 佳 人

〔美〕 劳伦斯·桑德斯 著
王六一 何克勇 陈常锦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290千字 2插页

印数 1—10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21-00644-X/I·127.

定价: 3.40 元

主要人物表

西蒙·埃勒比——精神病学家。

黛安娜·埃勒比——精神病大夫，西蒙的妻子。

爱德华·德莱尼——退休探长。

莫妮卡——德莱尼的妻子。

伊万·索尔森——纽约警察局第一副局长。

迈克尔·拉蒙·苏尔兹——代理探长。

朱利叶斯·塞缪尔森——精神病大夫，埃勒比夫妇
的密友。

艾布纳·布恩——警探。

贾森——警探。

默里·沃尔登——精神病医生。

查理斯·帕内尔——侦探。

罗纳德·贝尔塞——西蒙·埃勒比的病人。

艾萨克·凯恩——同上。

文森特·赛明顿——同上。

琼·叶塞尔——同上。

哈罗德·格伯——同上。

西尔维亚·麦依·奥塞顿——同上。

罗伯特·魏斯曼——警探。

本杰明·卡拉佐——同上。

罗斯·柯尼格斯巴切尔——同上。

海伦·温纳布尔——同上。

布莱恩·埃斯特拉——同上。

蒂摩西·霍根——同上。

卡洛尔·贾德——西蒙·埃勒比的接待员。

倾盆大雨，划破了十一月曼哈顿浓云低锁的天空。漆黑的夜，阵阵雷鸣，闪电划过，黑夜又顿时亮得如同白昼。西蒙·埃勒比大夫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凝视着窗下的街景，但玻璃反射的，只是他自己那副愁眉不展的面容。

他一向相当自信，如今却精神不振、提心吊胆。他说不出这是怎样开始的，也说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所有的人心灵深处都有黑暗的角落。在这个角落里，他们时常希望所爱的人死去；欢笑成了罪过，就连美也成了一种指责的对象。

他转身回到桌旁。桌上摆满了案卷、录音磁带，这些都是他进行精神分析疗法的记录。他凝视着这些杂乱的材料，上面记录着人的担忧、愤怒、激情和恐惧。他的生命现在也从属于这些杂乱无章的东西了，而这张桌子过去却一直都是井井有条、清清爽爽的。

他把手深深地插进衣袋，耷拉着脑袋，来回踱步，苦思着自身的困境和有限的抉择。莫但特想过这个问题：职业精神病专家陷入困境时，怎样才能求助于这种“职业上的帮助”呢？

灵魂都渴望纯洁，但我们所有的人都渴望声色和新奇。罪恶只是一个字眼，人既看不见，也不知道。不然的话，那就够上帝瞎忙乎的了。

他张开四肢躺在病榻上。他的一些病人老坚持要用这张病榻，然而他认为这张用作精神病治疗的古老病榻是骗人

的，而且常常产生反作用。可是他却四肢僵硬地躺在上面，绞尽脑汁地思索着，想来想去仍然焦躁不安，情况丝毫不比曾经躺过这张床的病人好多少。

他辗转不安，从床上起来，又开始踱来踱去。他又一次停下步子，透过前窗朝外凝望，看到的也只是风吹雨打中的黑夜。

他思索着，得出了结论：问题在于要学会承认有捉摸不定的东西存在。他这个最富于理性的人，必须适应这个捉摸不定、千变万化的世界，因为微笑属于机遇和偶然。摸索着向依稀难辨的结局走去，这样生活也就随遇而安了。这不是一门艺术，又是什么呢？

楼下的门铃响了三下，这是约定会见所有夜间来访者的信号。他吃了一惊，接着匆匆赶到接待室，按下蜂鸣启门器，打开了通往街上的进口，取下办公室通往走廊的门链，拉开了门闩。

他俯首走进浴室，照了照镜子，整了整领带，用潮湿的手掌平整了一下黄里带红的头发，再转身回来站立在前厅门口，带着微笑迎接来客。

但是，当门一开，看清来客是谁时，他喉咙里发出一种沉闷、象是被人扼住时的声音。他飞快地用手蒙住脸面，掩盖自己的惊愕，垂下肩膀，转身就走。

沉重的一击落在他的头上，这一猛击叫他东倒西歪，膝盖往下弯曲。第二下重击把他打倒在地，嘴啃着厚实的地毯。

凶器不停地起落，打碎了他的头盖骨，此时，西蒙·埃勒比断了气，所有的梦均化为乌有，各种焦虑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难题都得到了解答。

直到星期一早上，天空才放晴，碧蓝如洗，一轮艳阳当头而照；街上的行人，熙来攘往，没有系上纽扣的大衣，衣摆随风飘动。寒风透骨，但纽约的初冬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各个商店都在为圣诞节的来临忙乎着，街头小贩叫卖热椒盐饼和炒板栗的吆喝声不绝于耳。

前任探长爱德华·德莱尼感到生活的节奏加快了。这个他所居住的城市，正在飞速地发展，那节奏从小行板一跃而入热烈的快板。空气中弥漫着金钱的气息，这是个花钱的季节。兜售货物的老板们在接下去的六周内赚不到钱的话，那他们就别想发财了。

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迟缓地走在第二大道上，机枪手般强健的肩上披着一件沉重的大衣，头上严严实实地戴着一顶翘边帽，一双硕大、扁平的脚上穿着黑色袋鼠皮马靴。这位神情严峻的人，看上去象个王公，而不象一个前任警察。然而，警察是从来不分在任和离任的。

这种凛冽的天气使他感到高兴，曼哈顿所有的食品店在一片喜气中竞相开业。每天似乎都有新的朝鲜蔬菜水果店、法国馅饼店和日本小吃店出现。各种佳肴应有尽有——鲜味蘑菇、水果、加料鲜肉摆满了市场。

还有面包！爱德华·德莱尼最喜欢品尝面包。按他妻子莫妮卡的说法，他得了“三明治衰老症”。他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一大片品种繁多的新鲜烤面包，激发了他的创造力。

各种各样的面包举目皆是。小的如拳头，用德国裸表烘烤的却如同五英寸的炮弹壳那么大。薄如纸片的面包入口即化，而颗粒粗的那种面包却吞下去就在人胃里作梗。

街上的店铺他逛了一半，停下步来买这买那，把东西塞进购物袋。后来，他担心妻子对他的大手大脚花钱反感，连忙往回家的路上走去。他脑海里是一幅美景：把薰雪鲛塞进新月形小面包，外加一片瓦达利洋葱，上面涂一刷子蛋黄酱，这才带劲呢。

这个背部隆起，块头笨重的家伙，一双沉重的鞋踩得人行道路面咚咚作响。他似乎什么都没看，但什么都没有逃过他那双眼睛。他经过二五一警察分局（那是他的老单位），到达他那幢褐色沙石楼时，发现一辆没有标志的黑色别克牌小车违章停在房前。两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坐在车的前排，冷冷地盯着他。

莫妮卡坐在厨房餐柜前的凳子上，翻看食谱合订本。

“你来客人了。”她说。

“是伊万，”他说，“我看到他的车了，你让他待在哪儿？”

“在书房，我问他喝酒还是喝咖啡，可他什么都不要，只说要等你。”

“他可能先来过电话，”德莱尼嘟囔着说，一面把购物袋放在餐柜上。

“是些什么东西？”她问。

“零星杂物，小玩艺儿。”

她凑前来闻了闻，“呸，什么味儿？”

“大概是灌香肠吧。”

“灌香肠？得了！”

“没吃之前，别说不好。”

他弯下腰吻了一下她的后颈。“把这拿开，好吗，亲爱的？我进去看看伊万有什么事。”

“你怎么知道他有事呢？”

“我清楚得很，他上这儿来可不是只问一声好。”

他把衣帽挂在过厅的衣帽架上，穿过客厅来到书房。他推门时想到第一副局长伊万·索尔森可能在打瞌睡，就轻轻地带上了门。

“伊万，”他声音洪亮地说道，“见到你很高兴。”

这位副局长——在局里大家管他叫“海军上将”——睁开双眼，从书桌边的皮沙发上站起，淡淡一笑，把手伸了出来。

“爱德华，你看上去挺好。”他说。

“但愿你也如此，”德莱尼说，用挑剔的目光打量着对方。

“瞧你的神情象是有什么心事。”

索尔森叹了口气，说：“市中心区是怎么回事，我看你是知道的，近来好些日子我都睡得不好。”

“上床以前，来一杯烈性黑啤酒，或者红葡萄酒，这是世界上对付失眠的最好的灵丹妙药。谈这有什么用，现在已经是下午了，你可以喝点糖浆之类的玩艺儿。”

“谢谢，爱德华，”索尔森感激地说，“来一小杯黑啤酒倒挺合我胃口。”

德莱尼从酒柜里拿出两个杯子和一瓶格伦菲德奇牌黑啤酒，坐在书桌后的转椅上，往杯子里倒了两个半杯。他俩碰了下杯，慢慢地喝起来。

“哎，这酒我会喝上瘾的。”“海军上将”把身子坐进

扶手椅。

此君洁身自好，一丝不苟，漂亮的银发梳向一边；洁白如雪的眉毛下，一双冷若冰霜的蓝眼睛洞察着这个世界。平时，他面部表情天真无邪，鼻子和下腭轮廓鲜明，象是从一块钢板上切割下来那么整齐。可现在，他脸上布满皱纹，皮肉松懈，愁眉不展。

“那天莫妮卡同卡伦一起吃午饭，”德莱尼说，“说她气色不错。”

“说什么来着？”索尔森问，心不在焉地抬起头。

“说的是卡伦呢，”德莱尼温和地说，“你的妻子。”

“哦……是的，”索尔森困惑地笑了，“真抱歉，我没听见你讲的话。”

德莱尼朝客人面前靠近，关切地问：“伊万，一切都好吗？”

“你是指我和卡伦？那没话可说，好极了。要是指市中心区，那就糟透了。”

“政治上的流言蜚语多了？”

“对，可这些胡说八道不是来自市长办公室，是局里自己传出来的。想听吗？”

德莱尼确实不想听，来自纽约警察局上层集团的政治纷争就是促使他过早退休的原因。他能对付得了小偷和杀人犯，但对涉足集团和派系的拜占庭迷宫却毫无兴趣。在那里，一切都充满了阴谋诡计，一切都充满了赤裸裸的野心和杀气腾腾的仇恨。

当处在较低的警官、中尉、上尉职务上时，他就感受到来自局里、局外的沉重政治压力。他过去还能对付，当有可能时就不理睬这种压力，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就妥协。

但他对他们在任命职务上玩弄的棒球游戏毫无防备。当他获得了作为副督察的橡叶簇标志时，就被抛入了一个斗鸡场中，里面竞争剧烈，哪怕稍微走错一步，就意味着二十二年的从警生涯完蛋了。斗士们在斗鸡场里争斗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当他爬上两星级的局长助理的台阶后，责任大了，紧张也就加剧了。你不仅要干本份的工作，而且还要干得相当出色，同时你又得不断地回头看一看，提防站在你身后的那些笑里藏刀的家伙。

后来他当上了三星级探长，只想自己独自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别无他求；可他被迫把大量时间花在安抚那些神经质的头儿们和神通广大的政客们身上。如果他不能发现是谁与他们的侄女亲嘴的话，他的日子就不好过。

由于无法忍受这种束缚，爱德华·德莱尼辞职不干了。他后来承认，这大概是自己的错。他在精神和感情上都无法“往上爬”，因为他有一触即发的脾气，对自己的尊严有强烈的意识，又绝对相信自己的侦破才干和办案方法。

他改变不了自己，也改变不了警察局，因此在溃疡恶化之前，他干脆一走了之，尽量去忙点别的，尽量不去想可能会发生的事，不过话又得说回来……

“当然愿意听啦，伊万，”他挂着笑脸说，“我是想听听。”
索尔森呷了一口黑啤酒。“你认识莫菲探长吗？”

“比尔·莫菲？当然认识。我们一起在警察学院念过书。是个好人，也许有点拖沓，但性格耿直。”

“今年头一个提出辞职的就是他，他患了前列腺癌。”

“啊，上帝，”德莱尼叫道，“那太惨了，我得去看看他。”

“唔……”索尔森低头端详手中的饮料，“比尔认为能坚持干完今年的第一任期。可我看他挺不住。他身体太差了，我们不得不安排一个代理探长来维持局里的工作。局长说，他将在十一月底任命一名常务探长。”

“谁是代理探长？”德莱尼问，开始对此发生了兴趣。

索尔森抬头看着他。“爱德华，还记得过去他们常说的吗：在纽约，爱尔兰人当警察，犹太人办学校，意大利人当清道夫吗？唉，情况变了，但变得又不怎么大。局里仍然有爱尔兰保守分子，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拒绝接受这个城市人口比例已经发生的变化。大量的黑人、拉丁美洲人、东方人蜂拥而至。当要由驻地长官来任命一位代理探长时，我推荐了一个叫迈克尔·拉蒙·苏尔兹的二星级警官，想来这有助于集体的团结。苏尔兹是波多黎各人，他一直管辖布朗克斯区的五个分局，工作干得相当出色。刑警队长吉米·康克林要求局长选用特伦斯·里奥丹，那个人管辖布鲁克林区的九个分局。因此，我们就有一番争斗了。”

“这可以想象，”德莱尼往两人的杯里加上威士忌。“谁赢了？”

“我，”索尔森答道，“我使苏尔兹当上了代理探长，我看他能胜任。时机一到，驻地长官就会授他三星级别，委任他为常务探长。对拉丁美洲人来说，这可算是飞黄腾达了。市长也会喜欢的。”

“伊万，你应该从政。”

“我已经从政了，”索尔森咧嘴苦笑道。

“是吗？你来这不光只对我讲，你是怎样从爱尔兰人那里找到人才的吧。还有什么事？”

“爱德华，周末的报纸、电视看见了吗？有位精神病学家被干掉了，他叫埃勒比。”

德莱尼看着他说：“看了有关报道。在自己的办公室被杀的，对吗？离这儿不远。我想是寻找毒品的吸毒犯干的。”

“是呀，”索尔森点头说，“人们都这样猜想，这种事屡见不鲜，只有天知道。可埃勒比的办公室里压根儿就没有存放毒品，而且大门和办公室门都没有破门而入的痕迹。详情我倒不知，但他放进去的人，象是他认识和在等候的人。”

德莱尼身子朝前倾，盯着索尔森说：“伊万，这是怎么回事，你已对埃勒比凶杀案感兴趣？在纽约，这种凶杀案一天有四五起。我看你不会只对一桩凶杀案关心备致。”

索尔森站起来，在房间里紧张不安地踱着步子。“这不是普通的凶杀，爱德华，它会惹起很大的麻烦，原因很多。埃勒比家财万贯，有教养，在人们所称的‘上层’社会里有许多朋友。比如，他有公益心，在一些诊所免费应诊。他妻子也是开业精神病大夫。顺便插一句，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并且同我们的关系挺不错。更主要的是，埃勒比的父亲，亨利·埃勒比，这家伙修建了第五大道上的埃勒比大厦。他在曼哈顿的不动产比你我的存款还多，上至市长，下至平民百姓，他都不放在眼里。”

“是啊，我说你碰到的难题不少。”

索尔森继续踱着步子往下说：“毫无疑问，这就是迈克尔·拉蒙·苏尔兹代理探长得着手处理的第一桩大案。”

“哦，”德莱尼说，背往转椅上一靠，来回轻轻地转动。

“现在，咱们得认真谈谈事情的本质了。”

“对，”索尔森几乎有点生气了，“问题的实质就是，要是

苏尔兹把这案子搞砸了，那么在上帝这片绿色的世界上，他就无法获得三星级别和长期任命。”

“看来，你得首先给他撑腰。”

“对，”索尔森又说，“他最好尽快把这案子了结，否则就会陷入困境，我也跟着遭殃。”

“太有趣了，不是吗？”

索尔森把身子又缩进扶手椅，哼哼唧唧地说：“爱德华，你没有帮我把事情弄轻松一点。”

“把什么弄轻松？”德莱尼天真地问。

索尔森的话一泻而出。

“我要你来办埃勒比的案件，”第一副局长说，“案子怎么办我还没想好，首先得同你商量一下。爱德华，以前你曾救过我的急，至少有两次吧。我知道，过去为局里的许多事，给你添过不少麻烦。不过，这样活动活动，你也不致变成呆头呆脑的退休人员。但这次，看在朋友的份上，我请求你，以老朋友的身份，求你帮忙。”

“你又在召唤我们这些捣蛋鬼了，”德莱尼不慌不忙地说道，“不过，伊万，没你的允许，我不会乱越雷池一步的。我明白这一点，你也知道我心里明白。”

索尔森挥了一下手。“随你怎么说吧，最关键的是我需要你的帮助，而且我正在恳求你呢。”

德莱尼沉默了片刻，凝视着自己那双摊在书桌上的大手。

“我的肝脏不好，”他心不在焉地说，“伊万，你跟苏尔兹谈了这事吗？”

“是的，我同他谈了。他会同你百分之百地合作。他对

这个案子无能为力，心里也明白。他手下有一些精兵强将，但都不具备你的经验和水平。只要可能，他会四处求援。”

“案子由他亲手办理吗？”

“案子的舆论声张之后，把他卷进去了，这样他非得着手干不可。据他告诉我，到现在为止，他们只得了一具死尸，如此而已。”

“星期五晚上发的案吗？”

“是的，据法医报告，大夫大概是晚上九点被害的。”

“死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德莱尼若有所思地说，“尸体不多久就变僵了，这就意味着破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我明白。”

“作案凶器是什么？”

“一种榔头。”

“榔头？”德莱尼吃了一惊，“不是匕首和手枪？有人把榔头带进他的办公室？”

“似乎是这样，而且敲碎了他的头盖骨。”

“榔头一般是男人使用的凶器，”德莱尼说，“女人爱用刀子和毒药，没准儿的。”

“爱德华，怎么样？帮我们一把吗？”

德莱尼不舒服地转动了一下沉重的身躯。“如果我要干的话，你得注意我说的是如果，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干。我没有警察徽章，又不能到处去讯问和逮捕人。伊万，上帝作证，我这个平头百姓让人讨厌。”

“这一切都好办，”索尔森毫无所动地说，“首要的事是劝你接这个案子。”

德莱尼深深地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来。“对你说吧，在

我答复干还是不干之前，让我去跟苏尔兹谈谈，如果我们合不来，那就把这事忘掉；如果合得来，我就考虑一下，我知道这并非你想要的答复，可现在你所得的只能是这样了。”

“我看这太好了，”副局长马上说，“我给苏尔兹挂个电话，安排一下见面的时间，然后再上你这儿来。爱德华，谢谢了。”

“谢什么？”

“谢谢你的黑啤酒，还谢什么呢？”

索尔森走后，德莱尼走向厨房。莫妮卡已经出门，在冰箱门缝上插了一个便条：“晚餐是胡桃、肉桂烤鸭。两小时后就回来。三明治别吃多了。”

他看了便条，微笑了一下。他们一般在下午七时进餐，现在才一点过钟。一块三明治倒不了他吃烤鸭的胃口，两块也没事。

接着，他弄了一块三明治，称之为大杂烩：用意大利橄榄油煎的挪威小鲑鱼、沙丁鱼塞进德国黑面包，再加上薄薄的西班牙洋葱片和一点法国调味品。

他在吃这顿美餐时，身子靠在水槽边，这样水就容易把口中滴下的油汁冲洗掉。吃三明治时，为了体现多国风味，他又喝了一瓶加拿大莫尔森淡色啤酒。用餐完毕，厨房恢复了整洁，他走到地下室去找前两天的报纸，重读一下有关西蒙·埃勒比被杀的报道。

午夜刚过，莫妮卡上楼来到二楼的寝室。德莱尼例行巡视了一遍，把灯关掉，察看一下门窗的锁。他还到空着的卧室去察看了一番，这原来是他第一个妻子芭芭拉（已去世）的孩子们的卧室，后来被莫妮卡的两个女儿住了。

最后他回到卧室，莫妮卡一丝不挂，坐在梳妆台前梳理她那浓密的黑发。德莱尼坐在床沿边，一面抽雪茄，一面带着愉悦的微笑注视着她。烟抽完后，他们就开始聊天，用词简短，语气亲昵。

“女儿们有信吗？”他问。

“也许明天有吧。”

“要挂个电话吗？”

“别忙。”

“得考虑圣诞节的事了。”

“你写祝词，我买圣诞卡。”

“你先冲淋浴吗？”

“你先去吧。”

“给我擦背吗？”

“待会儿吧，给我留一条干毛巾。”

房间里唯一的光源就是床头柜上的台灯，浅淡的丝绸灯罩使发出的光带上一种玫瑰色。莫妮卡抬起手臂一遍又一遍认真地梳着头，一束光照在她那丰腴的背上，德莱尼眼睛盯着光亮处，一动也不动。

她身材高大，皮肤白滑，双肩宽阔，臀部滚圆，胸脯高耸，腰姿迷人，健美的大腿下长着一对苗条的踝骨。她身上有一种温暖的坚实感，这正是德莱尼所钟爱的。他不止一次地想到，同这样的女人在一处是何等的幸运，先是芭芭拉，现在是莫妮卡，他享受到了两次幸福。

她拿起法兰绒浴袍，走进卫生间，中途停下步来，回首对他眨了眨眼。听见淋浴器的水一响，他开始缓缓地脱掉衣服，脱掉高统鞋和白棉袜，从内衣上取下了沉甸甸的金项链，